

红躺柜

说起躺柜这个物件,现在的很多人一定很陌生,那是六七十年代普通中国家庭的镇宅之宝,每到一户家里最醒目、最值钱的家具大概就是它了。躺柜顾名思义,就是宽而矮的大木头柜子,大致的样子就像立柜躺倒在地上。一般都要涂上红色或黄色的油漆,或者再找个画匠画上花鸟、寿桃、人物等寓意吉祥的图案,在柜子顶部1/2处开缝安装柜门,再配上显眼的铁质或铜质的扣环,可以上锁,取放东西柜门是要向上开的。那时的躺柜很重要,凡是自认为贵重的东西都要放在里面,包括衣服、现金、粮票、布票以及稀罕的食物。现在偶尔在电视里还能依稀看见它的影子,每每看见它我便想起姥姥家的红躺柜,那是我魂牵梦绕的童年记忆……

我小时候,爸爸妈妈都是小镇上的老师,那里没有幼儿园,于是就把我送到姥姥家。姥姥家在准格尔旗德胜西乡的一个小村庄。一进家门,除了有两个大缸之外,映入眼帘就是那个红色的上面有图案



的大躺柜。那时的农村除了夏天可以吃到桃、杏和瓜之外,再没有任何的零食可以吃。妈妈时不时会买点饼干送到姥姥家,饼干就放在那个红躺柜里,那时的饼干是多么奢侈的美味佳肴呀!不是想吃就能吃,是一天或两天才能吃到一小片儿,吃也舍不得大口嚼着吃,是两根手指拍着饼干的中心,饼干放在牙齿上边转边刮,饼干香甜的粉末落在嘴里,那叫一个香啊!每次刮完一片我就会眼睛盯着这个红躺柜,苦思冥想它里面还有多少饼干。

等到快要过年的时候,姥姥会从红躺柜里取

出一块花布,给我做个棉袄外罩,穿上美极了。当时年龄太小,只是觉得这个红躺柜好奇,不仅有好吃的,还有漂亮的花布,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等着我去发现,越发对它感兴趣了。看到姥姥和二姨每天拿着抹布小心翼翼擦拭它,我更是对它充满了好奇。直到有一次,我感冒了,躺在炕上,哭着喊着想要吃饼干,于是二姨就站在小板凳上,掀开盖子,把头深深地扎在柜子里,那个情形貌似柜子深不见底,像要在井底捞一样,我急急忙忙爬过去,看到的情形和我想象中简直天壤之别,只

那次挨打

小时候最巴望的是过年,除了吃肉吃,还可以玩鞭炮、放烟花。

那年过年,父亲割了5斤肉。一笼肉包子冒着香气,我馋巴巴地一股脑吃了两个大肉包子,父亲取笑我:“不知饥饱的傻孩子。”大年三十那天,贴上对联,母亲又在忙着包饺子,邻里断断续续的开始放鞭炮。母亲煮熟饺子,父亲开始放鞭炮,刚点着噼哩啪啦响了几下就没有声儿了。我问:“咋不响了?”父亲说:“只买了个小鞭,意思意思就行了。”

大年过后,从初八到十五,街上每天有叫卖声。各种玩的吃的,方方

圆圆的灯笼,一串串红红的山楂,精致的玩具……听着卖主的吆喝声,我都觉得过瘾。令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烟花,那些大大小小的彩珠筒,天女散花等等。装烟花的人也进村了,他的驴车上装满了大大小小的泥窝。大人小孩儿拥挤在摊位前,我朝家跑去,朝父亲磨叽半天也没要到钱。父亲嘟着嘴说:“眼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,咱没那个闲钱。”我只得空手上街。做泥窝的匠人,一刻不停地忙活,只要报出装几斤的烟花,匠人很快就把一个泥窝装好。大伙儿不住嘴地夸:“这么麻利,烟花放起来肯定好看。”我直勾勾

地看着买到泥窝的孩子,羡慕极了,趁匠人没注意,我钻进人堆,将箱子外面一个小泥窝迅速抱起来,揣在袄里悄悄地溜回家去。

我躲进羊圈用羊草将泥窝埋起来,不知怎的被父亲发现了,他揪住我,将鞋脱掉,朝我的屁股上狠狠打来。我捂着屁股满地打滚儿,他也没有停手,我哭得更凶,朝他嚷:“不给我买,还好意思打我?”父亲的手颤抖着,穿上鞋拉着我朝外走,父亲跟卖泥窝的人讲了实情。我颜面扫地,捂着脸继续哭闹。卖泥窝的人知道了事情原委,怔了怔说:“小孩儿犯错是常

事,何必这样凶孩子。”平常不爱说话的父亲,回道:“穷,也得挺直腰板,不能干那偷鸡摸狗的事。”

父亲将衣服兜翻遍,凑了四块五给了人家,卖泥窝的人只收了两块五。回家后,父亲关了我半天禁闭。我饿得头晕眼花承认自己错了,父亲才放我出来,吃饭前,爹说:“爹没钱给你买泥窝,你也不能去偷别人的,有本事,就把书念好,想要啥凭自己本事去挣回来。”

若干年后,日子越过越好,但我仍然记得那次挨打的经历,仍然记得父亲那句话:挺直腰板做人!

文/李丽芬

文/王会敏

最后一次钓鱼

我从小就对钓鱼特别感兴趣,但不知道什么原因,父亲对此总是持反对态度。

直到上中学之后,在母亲的再三劝说下,父亲才勉强同意,但严格规定:一不准下水;二不准超过两个小时。日子过得很快,我长得又高又壮实了,但父亲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,母亲强拉了他去医院检查,结果吓人一跳,原来是患上了肺癌,而且已经是晚期。

父亲说他很想喝鲜鱼汤,而且要野生的,这正是我的强项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提起鱼竿跑到河边,心里急喊着:“鱼儿,鱼儿快上钩。”终于,漂猛沉下去了,一条大红鲤鱼被钓了上来,我急忙拿回家,让母亲给父亲煮汤。父亲喝了鲜鱼汤后,果然精神好了许多。

几天后,父亲把我拉到他身旁说:“孩子,你能带爸爸去钓一次鱼吗?”我愣住了,不知怎么好。母亲急忙说:“你就带爸爸去吧!”我点点头。

到了河边,使我吃惊的是,父亲上鱼饵、抛竿等一气呵成,竟然全然一副一个多年垂钓老手的动作。我们父子俩第一次坐在河边一起钓鱼,我感到特别高兴,但我还是不敢问父亲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钓鱼,后来又不再钓了的。

终于,父亲的竿上鱼了,而且看起来个头儿还不小,遛了半天还不见鱼头露出来。我高兴地说:“爸爸,肯定是个大家伙!”父亲也一边随声附和着,一边用手紧紧地握着鱼竿,在众多钓友的目光中移前移后,慢慢地遛着鱼,我则在一旁拿着抄网随着父亲跑来跑去。

鱼儿终于被乖乖地打入抄网里,父亲脸上写满笑容。这还是自从父亲检查出来病后第一次这么开心,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父亲拿着毛巾卸完鱼后,还不住地朝鱼网里看,嘴里喃喃地说:“这比我年轻时钓的最大的鱼还要大的多!”我赶紧问道:“爸爸,你年轻时也爱钓鱼?”

“是啊,瘾还不小呢,只是……唉!”父亲刚说了一句便又别过眼,脸色由晴急转阴。我忽然觉得我的话也许勾起了父亲的伤心事,父亲心里可能有他自己难言的苦衷。为了让父亲多一些开心,我连忙给他递过茶杯,又扶他躺在躺椅上,过了一会父亲睡着了。

自从我们父子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钓鱼之后不久,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安葬完了父亲之后,母亲才告诉我,父亲孪生兄弟两个,父亲是老大,少年时很爱钓鱼,一次带着弟弟去钓鱼时。谁知父亲只顾了一门心思钓鱼,忘了照看好弟弟,结果弟弟不小心滑到了河里,就再也没有找回来。从此,父亲发誓不再钓鱼。

“那次和你一起去钓鱼,那是你的父亲感觉到来日无多了啊!”母亲幽幽地说,不由地用衣襟擦了擦已经湿润的双眼。

至此,我才明白为什么父亲不愿意提起钓鱼的事情,因为那是他心底的一处无法抚平的暗伤。但使我至今唯一感到欣慰的是——在父亲的有生之年,终于陪他老人家钓了一回鱼,而且钓上了他平生最大的一条鱼。从此以后,一想起父亲的那次遭遇,我也再没有钓过鱼。

现在,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但我想,即使父亲在遥远的天国,如果想起我们父子俩的那次钓鱼,也许还会喜形于色吧!

文/叶柄



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奔进草原的金界壕,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,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,时光的船逆流而上,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

来稿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同时,为了方便发放稿费,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。

Email: bfxbcyws@163.com